

集部

文苑英華卷四百九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刑法下

恤刑

問易稱議獄書載恤刑人命所懸於玆為重然姬旦制三典之宜蕭何定九章之律漢文除肉刑之科孝景減笞箠之令互相沿革雖復不同意在明威終資慎罰今既道符太古德侔往初化越可封時當刑措專欲道德齊禮纔畫衣冠反朴還淳肌膚不慘復恐隨時之義草艾不足懲其僭捘事立方赭墨無以防其僞歷代輕重合用之規幸為陳之何若便俗

對

辛崇敏

對某聞天播四時資寒暑而成歲國持二柄愼賞罰而稱權然遡聽上皇異冠韠而知禁洎乎後葉廼黥刖以懲非故議獄緩刑著乎易象欽哉惟恤勒在虞書姬旦佐周量國政而為三典蕭何輔漢取秦法而定九章逮文景仁明幾稱刑措減笞箠之令除肉刑之科降及當塗至於典午或遞相輕重筆削異端雖變易隨時各殊塗而並駕禁邪助禮乃一揆而同歸我皇㬂哲欽明丕

承寶祚道高連陸績邁羲軒玄德潛通神功侔於造化損已利物惠澤洽於含靈馭俗調風布春官之大禮明威止殺削秋荼之繁刑任臯陶以士師命定國為廷尉惟明克允人自不偷比屋有可封之人道路無赭衣之伍納黎元於仁壽反甿俗於淳和蕩蕩巍巍無德而稱矣五刑八議金科玉條沿革合其規模損益得其輕重較如畫一法無二門用化洽於時雍將行之而不犯循之為美改作非宜謹對

同前　　劉藏器

對結繩以往闕文字而不傳觀跡以來煥圖書而可矚日温月冷既暢之以陰陽左春右秋亦効之以生殺方之四序取則二儀震雷霆以曜威象天討而明罰至如赭衣艾鞸管子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供艾韠設赭衣注韠與韠同又古字韠韠通用之制用於唐虞之朝劓刵宫割之刑施於夏殷之日既申之以三刺亦放之以五流鄭産鑄書吕侯訓贖秦吹鼎鑊漢調葅醢變三章而制九章減五百而笞二百歷當塗

而互用涉典午而兼行今德冠往初功高邃古既反真淳之俗還歸仁義之衢解網泣辜惟刑是恤斷而難續夙采緹縈之言議獄緩刑久納溫舒之奏不輕不重非省非繁既合時宜無勞横議謹對

刑法得失

問象五星七宿法壓水勝金是何刑焉深惑其義責爵縉錢之令越官朝會之律見知腹誹之法直指夏蘭之使不知誰制莫委所由因戲加杖其人絶命解鬬觸刃

從子殞躬有若此流將欲何斷夫杖妻面致大辟之科婦摶姑耳從減死之論斯之所決於禮安乎鮑昱赦東海之殺人陳忠縱潁川之請代如其得失亦可聞諸

對

對某聞弧矢以威用刑之迹遂兆雷電皆至折獄之義仍明乃有金朴異儔行乎舜日劓刵殊類施於姬年莫不疏密隨時輕重沿事語其數各有像焉土壅水而不流宮條斯準火勝金而逾墨黥法是依於放疑作七宿異節

之精實惟脤罰則五星應改之變爰在劓科上郡寉早孝景復循（漢食貨志作修）賣爵南畝不出武帝遂下緡錢越官起於（一作自）張湯朝會興於趙禹公孫生見知之漸顏異為腹誹之初直指夏蘭之輩出於慘刻之日斯並虛生疑（一作主所得（一作行）佞臣攸致至若因戲杖而絕命觸鬬殳以亡身既有誤致之由斷取罰金之議妻則為室夫亦稱天雖云杖面陷（一作詿）容大辟良為情疑後主肆其不敬由斯之故方致極刑婦之承姑嚴於子道豈此陵辱

以從滅論然則鮑昱之科於義失矣仲逺之駁與禮符馬赦子母之情非無高趣縱昆季之代已在前譏謹對

往代為刑是非

問乾靈著象聖人仰則左生右殺天之道也先寛後猛王之度焉何則夂魯删詩下車而誅少正入關約法締構而封雍齒為往迹之浮言為後塗之令則若云刑法不施於淳朴殺戮必用於凋訛則感雹前皇不應染刃望雲後帝方示草纓沉吟久之未知孰是至於宜獄宜

犴五刑九刑清室黃沙之肇基執秩僕區之創迹墨幪
抵罪黥服記刑誤法理而揮刀謬刑名而伏劔咸晦胎
祖側佇根由方聽安于之言復迓疑作訝溫舒之奏景慕
埋桐之術欣聞觀壁之規欲揆何人得階斯理鍾繇王
朗尚且相持叔向鄭僑猶疑競奭度長絜大誰最指南
勝躅高縱音蹤何代為是

對

對天道未黷混彼我於非馬上德云失迫聚散於騶鷄

所以聖照幾先賢圖事始創禮崇敬攸開揖讓之端設法明威用杜姦邪之路然則昌戶受歷斬凶殘於鳳墟壽丘馭圖剪姦回於鹿野將銜勒以控奔馬興隄防以給羣流既繫事以條舒亦隨時而賞裁遂使仲尼反魯先誅少正高祖入秦遽封雍齒上如黃神攝運丹陵纂歷步驟之軌殊塗亭毒之規依稀一致况乎時屯競逐理便於干戈道秦疑作泰讓夷義歸於玉帛斯則銅兵玉玦固可舉於軒皇爻服草纓豈謬施於唐帝至於

宜獄宜犴詩人因賦以誡時五刑九刑晉臣貽書以訓
俗卯金啓漢詔青室以懲奸典午承曹建黃沙而肅物
晉疏執秩楚設僕區令尹之調馭長安黠服化探丸之
子唐佚之光宅天下墨幪致鑿頂之夫法或謬加李離
伏劔刑疑濫及勾踐揮刀屬以安于絶簡之詞溫舒緩
刑之奏候埋桐以察理擬觀壁以照姦擅彼高蹤雖云
可尚自我作古夫復何遠且魏朝御史議駁鍾繇之疎
晉室大夫書譴鄭産之醜荷校滅耳迷悔吝於六爻騁

轍荒心垂欽恤於三鍰欲乞時須議將安屬未若踐皐陶之勝躅詒于公以度長詳彼刑書無溺情於愛惡揣玆心稱不撓法於重輕自然束影還淳並三皇以比迹削彫歸朴局一作並五帝而遐蹤謹對

青災肆赦禮部試第二道

問書曰眚災肆赦又曰宥過無大而禮云執禁以齊衆不赦過若然豈為政以德不足恥格峻立必罰斯為禮乎詩稱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稱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而論語云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若然則明哲者不成仁歟殺身者非崇德歟

對　　　白居易

對聖王以刑禮為大寶集作理亂繫馬君子以仁德為大寶集作死生一焉故邦有用禮而不集作理者有用刑而小康者古人有崇德而遠害者有蹈仁而守死者其指歸之義可得而知焉在乎聖王乘時君子行道也何者當其王道融人心質善者衆而不善者鮮一人不

善衆人惡之故赦之可也所以表好生惡殺且臻乎仁壽之域矣而肆赦宥過之典由茲作焉及夫大道隱至德衰善者鮮而不善者衆一人不善衆人效之故殺集作赦之不可也所以明懲惡勸善且革其澆醨之俗矣而執禁不赦之制集作文由茲興焉此聖王集有所以二字隨時以立制順變而致理非謂德政之不若刑罰也然則君子之為君子者為能先其道後其身守其常則以道善乎身罹其變則不以身害乎道故明哲保身亦道也巢許

得之求仁殺身亦道也夷齊得之雖殊時異致同歸於一揆矣何以覈諸觀乎古聖賢之用心也苟守道而死死而睢集作不朽是非死也苟失道而生生而不仁是非生也何使夷齊生於唐虞之代安知不明哲保身歟巢許生於殷周之際安知不求仁殺身歟蓋否與泰各繫於時也生與死同歸於道也由斯而觀則非謂崇德者不為成人殺身者不為明哲矣嗚呼聖王立教同出而異名君子行道百慮而一致亦猶水火之相戾同根於

冥數共濟於人用也亦猶寒暑之相反同本於元氣共濟於歲功乎則用刑措刑之道保身殺身之義昭昭可知歟謹對

止獄措刑在富而教之

問成康御宇囹圄空虛文景繼統刑罰不用太宗化下而人不犯成此功者其效安在桀紂在上比屋可誅秦氏為君赭衣滿道致此弊者其故安在今欲鑒桀紂秦氏之弊繼周漢太宗之功使人有集無有字恥且格刑措不

用備詳本末著之於篇

自此至卷終並於白居易集準備制科七十五門中摘取五篇其問荅皆居易擬作

對

對臣聞仲尼之訓也旣庶矣而後富之旣富矣而後教之管子亦云倉廪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則食足財豐而後禮教所由興也禮行教立而後刑罰所由措也葢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臣請以前事明之當周成康之時天下富壽人知耻格故囹圄空虛四十餘年

當漢文景之時節用勸農海内殷實人人自愛不犯刑法故每歲決獄僅至四百及我太宗之朝勤儉化人人用富庶加以德教致于升平故一歲斷刑不滿三十雖則明聖慎刑賢良恤獄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生厚德正而寡過也當桀紂之時暴征讐斂萬姓窮苦有怨無耻姦宄並興故是時也比屋可戮及秦之時厚賦以竭人財遠役以殫人力力殫財竭盡為寇賊羣盜滿山赭衣塞道故每歲斷罪數至十萬雖則暴君淫刑姦

吏弄法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貧困思邪而多罪也由是觀之刑之繁省繫於罪之衆寡也教之廢興繫於人之貧富也聖王不患刑之繁而患罪之衆不患教之廢而患人之貧故人苟富則教斯興矣罪苟寡則刑斯省矣是以財産不均貧富相併雖堯舜為主不能息忿爭而省刑獄也衣食不充凍餒並至雖臯陶為士不能止姦宄而去盜賊也若失之於本求之於末雖聖賢並出生集作臣竊以為難矣至若察小大之獄審輕重之

刑定加減於科條得情僞於聲色集作察此有司平刑之要也非王者恤刑之德也至若盡欽恤之道竭哀矜之誠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此王者恤刑之德也非聖人措刑之道也必欲端影於表澄流於源則在乎富其人崇其教開其廉耻之路塞其寃濫之門使人内樂其生外畏其罪則必過犯自省刑罰自措斯所謂致羣心於有耻立大制於不嚴古者有畫衣冠異章服而人不犯者由此道素行也

論刑法之弊 升法科選法吏

問今之法貞觀之法今之官貞觀之官昔何為而大和今何為而未理事同效異其故何哉將刑法不便於時耶而官吏不得其人耶

對

對臣伏以今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今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何乃用於昔而俗以寧一行於今而人未和平

集作休和

臣以為刑法不便於時是官吏不循其法也此由

朝廷輕法學賤法吏故應其科與補其吏者率非君子也其多小人也蓋刑法者君子行之則誠信而簡易簡易則人安小人行之則詐偽而滋章滋章則俗敝此所以刑一而用二法同而理殊者也矧又律令塵蠹於棧閣制勑堆盈於案几官不徧覩法無定科今則條理輕重之文盡詢于法直是使國家生殺之柄假手於小人小人之心孰不可忍至有黷貨賄者矣有怙親愛者矣有陷讐怨者矣有畏權豪者矣有欺賤弱者矣是以重

輕加減隨其喜怒出入比附由乎愛憎官不察其所由人不知其所避若然則雖有貞觀之法苟無貞觀之吏欲其行善無乃難乎陛下誠欲申明舊章劃革前弊則在乎高其科重其吏而已臣謹按漢制以四科辟士其三曰明習法律集作令足以決狐疑能按章覆問文中一作任御史者辟而用之伏惟陛下懸法學為上科則應之者必俊乂也升法吏為清列則授之者必賢良也然後考其能奬其善明察守文者擢為御史欽恤用情者遷為

法官如此則仁恕之誠廉平之氣不散於簡牘之間矣掊尅之心舞文之弊不生於刀筆之下矣與夫愚詐小吏竊而弄之者功相萬也臣又聞管仲奪伯氏之邑沒無怨言季羔刖門者之足巳而獲宥孔明黜廖立之位死而垂泣三子者可謂能用刑矣臣伏思之亦何代無其人乎哉集作在乎求而用之考而獎之而已伏惟陛下再三察焉

使人畏愛悅服理大罪赦小過

問政不可寬寬則人慢刑不可急急則人殘故失於恢恢則漏網而為弊務於察察則及泉而不祥將使寬猛適宜踈密合制上施畏愛之道下有悅服之心刑政之中何者為得

對

對臣聞聖人在上使天下畏而愛之悅而服之者由乎理大罪赦小過也書曰宥過無大況小者乎刑故無小況大者乎故宥其小者仁也仁以容之則天下之心愛

而悦之矣刑其大者義也義以糾之則天下之心畏而服之矣臣竊見國家用法似異於是何則糾察之政急於朝官而寛於外官懲戒之刑加於小吏而縱於長吏是故權輕而過小者或反繩之寄重而罪大者或反赦（集作舍）之臣伏思之恐非先王宥過刑故之道也然則小大之喻其猶魚耶魚之在泉者小也察之不祥魚之吞舟者大也漏之不可刑煩猶水濁水濁則魚喁政慢（集作寛）猶防決防決則魚逝是以善為理者舉其綱疎其網

綱舉則所羅者大矣綱疎則所漏者小矣集作也伏惟陛下舉其綱於長吏疎其網於朝官舍小過以示仁理大罪而明義則畏愛悅服之化暗集作闇然而日彰於天下矣

議肉刑可廢不可用

問肉刑者其來尚矣其廢久矣前賢之論是非紛然今欲棄而不行法或乖於稽古若舉而復用義恐失於隨時取舍之間何者為可

對

對臣伏以漢除肉刑迨今千有餘祀其間博聞達識之士議其是非者多矣欲廢之者則曰刻膚革斷支體人主忍而用之則愷悌惻隱之心乖矣此緹縈所謂雖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者也其欲復之者則曰任箠令用鞭刑酷吏倚而行之則專殺濫死之弊作矣此班固所謂以死罔人失本惠者也臣以為議事者宜徵其實用刑者宜酌其情若以情實言之則可廢而不可復也何

者夫肉刑者蓋刵劓椓黥刖之類耳書所謂五虐之刑也昔苗人始淫為之而天既降咎及秦人又虐用之而天下亦離心夫如是則豈無濫死者耶漢文帝始除去之而刑罰以清我太宗亦因而棄之而人用不犯夫如是則豈有罔人者耶此臣所謂徵其實者也臣又聞聖人之用刑也輕重適時變用舍順人情不必乎反今之宜復古之制也況肉刑廢之久矣人莫識焉今一朝卒然用之或絕筋或折骨或傷面集作面傷則見者必痛其心

聞者必駭其耳又非聖人適時變順人情之意者徵之於實既如彼酌之於情又若如〈集作此〉此可否之驗豈不明哉傳曰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又曰利不百不變法臣以為復之有害而無利也其可變而改作乎

刑禮道〈迭相為用〉

問聖人之致理也以刑糺人惡故人知勸懼以禮道人情故人知恥格以道率人性故人反淳和三者之用不可廢也議者將偏舉而行耶將並建而用耶從其宜先

後有次耶成其功優劣有殊耶然則相今日之所宜酌今日之所急將欲致理三者奚先

對

對臣聞人之性情者君之土田也其荒也則薙之以刑其闢也則蒔之以禮其植也則穫之以道故刑行而後禮立禮立而後道生始則失道而後禮中則失禮而後刑終則脩刑以復禮脩禮以復道故曰刑者禮之門禮者道之根知其門守其根則王化成矣然則王化之有

三者猶天之有兩曜（集作曜）歲之有四時廢一不可也並用亦不可也在乎舉之有次措之有倫而已何者夫刑者可以禁人之惡不能防人之情禮者可以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道者可以率人之性又不能禁人之惡循環表裏迭相為用故王者觀理亂之深淺順刑禮之後先當其懲惡抑淫致人於勸懼莫先於刑剗邪窒慾致人於耻格莫尚於禮反和復朴致人於敦厚莫大於道是以衰亂之代則弛禮而張刑而平定之時則省刑

而弘禮清淨之日則殺禮而任道亦如祁寒之節則踈水而俯火徂暑之候則遠火而狎水順歲候者適水火之用達時變者得刑禮之宜適其用達其宜則天下之理畢矣王者之化成矣將欲校較集作其長短原其始終順其變而先後殊備其用而優劣等離而言之則異致合而理之則同功其要者在乎舉有次措有倫適其用達其宜而已方今華夷有截內外無虞人思休和俗已平康是則國家殺刑罰之日崇禮樂之時所以文易化

成道易馴致者由得其時也今其時得矣伏惟陛下措而不失焉

文苑英華卷四百九十八

文苑英華卷四百九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平農商

工商貨幣一道　泉貨一道

錢不行一道　壓肆一道

四民之業優劣一道　衣食之源一道

倉廩之實一道　息游惰一道

平百貨之價一道

工商貨幣

問夫貿遷化居資貨以通守位聚人理財為用故龜貝贍於夏殷金幣富於周漢頃國弗崇侈而府無盈儲賦不加厚而黎庶彌貧實由貨重物輕以臻斯弊若有單子推權之宜賈生斂散之術其具陳之

對　丘真孫

對臣聞哲王之統俗也陳貨洪範通有無之用取市噬嗑致交易之所至乎九府立其法資幣量其宜蓋理本

救人而輕重隨代故周景鑄金穆公規其實漢文造幣
梁傳議其違雖貫朽費濫而市非物輕梁肉不匱而家
非貨重何者淳朴既散澆偽成俗惰農奪其歲功徇利
昧其日用所以負販盈廛分穀布野崇朝思飡則物不
得貴爭利因阜則貨不得賤故弋綈雖御國之所先烝
人乃乂邦之攸本故賈誼慷慨陳力農之戒仲舒殷勤
明重穀之說今宜思五土之宜勤三時之務教養殖人
賞課田畯重遊適之賦輕力穡之役師李悝於魏邦式

蔡癸於漢代用能遺穗委畝紅粟露積垂拱巖廊擊壤衢巷詠歌升平豈不盛歟臣學不師古識昧政化勉酬一作充賦枉問敢獻瞽言

泉貨

問羲農之時市井爰立夏殷以往泉貨無聞太公立九府之法夷吾通萬鍾之藏輕重良由於出令斂散實在於得時自此以還資幣數改景王寶貨單穆立母子之譏文帝四銖賈生深博禍之歎既而白金易賤赤仄難

行小則米石至萬大乃一當五百禁鑄彌重姦錢益多
雖復棄市相尋黥罪日報苟非其術為害更深且示以
厚利隨以重辟是誘良民陷之坑阱朕矚此流弊情甚
傷之故罷均輸之官省鹽鐵之利復欲收銅於斷鑄勸
百姓於農桑奪商賈之權塞兼并之路而象稱交易書
載懋遷歷代相承行之已久一日變改公私非便且軍
國所須虛一作靡費猶廣尺寸為用分裂亦難益國寧民
應有長策明言爾志以沃朕心

對

宋伯宜

對臣聞楚王明月之珠夜而不可服魏王照室之寶饑而不可餌然則養羣黎之氣命為萬姓之衣被苟異農桑義難豈渥雖繼天象日之際猶為血飲但立地甄海而還誰不粟食質文空變高深自徙親籍躬桑殊途共致故得時名有道世號無為英聲鼓而未窮茂實飛而詎已方驗稱為寶者不勞氣白如虹謂之天者不假圓而似蓋且鑄金為貝信有從來漢改四銖秦行半兩用

舍吏互廢輕就重之宜損益不常地馬天龍之異復有豫章銅岳蜀道銅山全歸倖倖之爐頓入諸侯之冶所以公私太半僞實相蒙姦倖由此而熾并豪戚因茲而聚斂洛京三鄽之内賈客雲屯齊宫七市之閭商人霧塞乃令東漢甚子高閣浮空西蜀彭家連樓跨街雷車電騎多出工巧之家列鼎撞鍾無非貨殖之里賓徒萑肉鮑書不足倫僮僕藜餘張詩莫能序三田為之廢業五稼由此多荒伏惟陛下依乾度立坤功道則光格四

天德乃牢籠九地五羊銜粟時和之義先表雙雀飛鳴歲稔之徵已見尚留情天下之命置懐天下之本欲絶彼工商斷兹塩鐵乃還淳之要術非進取之權道何者今東南雖欵西北未平戎馬可馳兵車驟轉假復銅頭鐵額本無敵於黄軒繕甲行師固有勞於蒼帝誠宜立彼田畯闢兹泉府既篤墾草之功還脩上林之務耕疆抗陸織室開扉採彼三條籍兹千畆時行范子擒吴之秘計兼弘管相霸齊之遠略隴西馬援監僑鑄之司淮

陽汲黯塞姦爐之巧乃復釐杜治之便宜疏鄭陂之浩淼羽林創其始中郎嗣其末王基進業勞就沮漳鄧艾申權功成陳蔡邸陵滅矣禾粟之饒未虧洛水竭焉資貯之蓄寧減於是脩天陣縱天兵既飲馬於南池遂徵鷁於西海然後收銅勿用沈璧而歸崇士女於耕桑禁綺繡於商賈則堯心舜行併可陵勝火職雲司翻能度越者矣謹對

問錢不行

對　　岑文本

對去智絶巧聖人之至德斵彫為樸先王之令圖是以賈多端則貧士多技則匱未有崇茲剞劂競彼奢淫而能匡國安家宣風致化者矣自文明御宇大拯黔黎繼禮樂於將絶反淳風於已散庶績伊凝彝倫攸叙雖復工商異類四民之禁惟宜而錐刀必爭三農之務或失誠宜絶其麗美敦茲質朴刻玉雕金棄之如草芥揮鋤執耒紀之以賢良則稼穡惟興勤體之夫知勸怠惰方

華游手之人自除謹對

問鄽肆

對　　　　　　　　　　郭正一

對鄽肆之興用存交易山澤之利事屬貿遷是以先王因井而制居往聖觀爻而立義將以致茲百族通彼萬商羅肆巨千廣充上積之貨旗亭五里俯暎星繁之珍是使蹀馬迴轅歷闤闠而流溢往商來賈候朝夕以盈途豈唯灼著祭以觀貞旁臨季主之肆泛萍蟻而開宴

近對文君之壚詎比夫齊宮七市女閭連閈殷室九君姬屋成列但負販之徒異業趣競刺繡謝其倚門多財歸其善賈由此聶政屠養無辭屈辱平仲有求終甘湫隘故知析毫之子不可責以忘機徇利之夫難以徵其重義況塒騶之侶本異夷齊貨殖之徒率同猗白若通其小利諒無擁於四人處以淳心恐有乖於一物誠可除玆濫賄禁彼邪贏則姦黨自消不待曽參之令市無二價詎止黃軒之風謹對

四民之業優劣

問士農工商四民各業廢一不可取譬五材而闕里致言鄙於學稼漆園起論爰稱絶巧豈先聖垂文義有優劣將隨方設教或有文粹作理或變通者哉爾其矢陳用啓前惑

對　駱賓王

對出震登皇垂衣裳而馭籙乘乾踐帝順舒慘以集作而字甿莫不畏九士以開基集作列九土以開疆因四人而安業故

農為政本兩漢舉力田之勤財曰聚人九市列維金之利陟龍門而就日入仕彈冠斷蠅翼以成風追工運斧咸用因人成事隨利濟時蓋五帝通規三王茂範然則泣麟上聖訓三千以領徒夢蝶幽人摶九萬而濟物欲使丘門志學折文粹作析以問農之言漢渚絶機杼以灌園之巧斯乃變通權教趨舍異集作適宜當今海内乂安天下樂業士食舊德農服先疇自可孫弘獻書以待公車之詔王丹載酒時慰田家之勞謹對

衣食之源 禮部試第一道 貞元十六年

問周禮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縗皆所以耻不勉抑游惰欲人務衣食之源也然為政之道當因人所利而利之故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由是農商工賈咸遂生業若驅彼齊人彊以周索牲盛布帛必由已出無乃物力有限地宜不然而匱神廢禮誰曰非闕且使日中為市懋遷有無者更何事焉

對

白居易

對利用厚生教之本也從宜隨俗政之要也周禮云不畜無牲不田無盛不蠶不帛不績不線蓋勸厚生之道也論語云因人所利而利之蓋明從宜之義也夫田畜蠶績四者之所宜者多土人之所務者衆故周禮舉而為條目且使居之者無游情無惰業焉其餘非四者雖不具學則隨其土物生業而勸導之可知矣非謂使物易業土易宜也夫先王酌教本提政要莫先乎任土辨

物簡能易從然後立為大中垂之不朽者也若謂其驅天下之人責其所無強其所不能則何異夫求靡（集無靡字）萍於中陵（集作遠）植橘柚（集無柚字）於江北反地利違物性孰甚焉豈直易俗失宜瀆神廢禮而已且聖人辨九土之宜別四人之業使各利其利焉各適其適焉猶懼生生之物不均也故日中為市交易而退所以通貨食遷有無而後各得其所矣由是言之則大易致人之利（集作制）周官勸人之典論語利人之道三科具舉有條而不紊

謹對

倉廩之實　禮部試第五道

問紡績之弊出於女工桑麻不甚加而布帛日已賤蠶織者勞焉公議者知之欲平價平其術安在又倉廩之實生於農畝人有餘則輕之不足則重之故歳一不登則種植饑集作倉多竭往年時雨愆候宸慈軫懐遣使賑廩分官賤糴故得餧殍載活麥禾載登思我王度金玉至輕矣集作竊聞耿壽昌常平今古稱便國朝典制亦有斯

倉開元之二十四年又於京城大署賤則加價收糴貴則約平出糶所以時無艱食亦無傷農今若官司上聞追葺舊制以時斂散以均貴賤其於羨集作美利不亦多乎

對

對人者邦之本也衣食者人之所由生也古者聖人在上而下不凍餒者非家衣而戶食之葢能為之開衣食之源均財用之節也方今倉廩虛而農夫困布帛賤而女

工勞以愚所窺粗知其本何者夫天之數無常故歲一豐必一儉也衣食之生有限故物有盈即一作則有縮也古人知其必然也故敦儉嗇以足衣務儲蓄以足食是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野無青草人無菜色者無他故蓋勤儉儲積之所致耳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也當今將欲開美利利天下以厚生生烝人返貞觀之升平復開元之富壽莫善乎實倉廩均豐凶則耿壽昌之常平得其要矣今若升聞率循舊制上

自京邑下及郡縣謹豆區以出納督官吏以監臨歲豐則貴糴以利農歲歉則賤糶以卹下若水旱作沴則資為九年之蓄若兵革或動則餽為三軍之糧可以均天時之豐儉權生物之盈縮循而行之實百代不易之道也虞災救弊利物寧邦莫斯甚焉然則布帛之賤者由錢刀之壅也苟粟麥足用泉貨通流則布帛之價輕重平矣抑居易聞短綆不可以汲深曲士不可以語道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莫究微言空慙大（集作下）問謹對

息游惰勸農桑議税賦復租庸罷緡錢用穀帛

前人

問一夫不田天下有受其餒者一婦不蠶天下有受其寒者斯則人之性命繫焉國之貧富屬焉方今人多游惰地有遺力守本業者浮而不固逐末作者蕩而忘歸夫然豈懲戒游惰之失其道耶將敦勸農桑之教不得其本耶

此下並於白居易集準備制科七十五門中摘取二篇其問荅皆居易擬作

對

對臣伏見今之人舍本業趨末作者非惡本而愛末蓋去無利而就有利也夫人之蚩蚩趨利者甚矣苟利之所在雖水火亦蹈焉雖白刃亦冒焉故農桑亦有利也雖曰禁之人亦歸矣而况於勸之乎游惰苟無利也雖曰勸之亦不為矣而况於禁之乎當今游惰者逸而利農桑者勞而傷所以傷者由天下錢刀重而穀帛輕也所以輕者由賦斂失其本也夫賦斂之失其本者量桑

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穀帛而已今則穀帛之外又責之以錢錢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於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胥追徵官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糶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豐凶既皆若此為農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利者日以豪富田壟罷人望歲勤力者日以困貧勞逸既懸利病相誘則農夫之心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

使田卒汙萊室如懸磬人力罕施而地利多欝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臣嘗反覆思之實由穀帛輕而錢刀重也夫糴甚重(集作貴)錢甚輕則傷人糴甚賤錢甚重則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貴賤調節其重輕使百貨通流四人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求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十年已後其弊或甚於今日矣非

所謂平均調節之道也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穀帛之(集作為)租庸以石斗登降為差以匹丈多少為等但書估價並免稅錢則任土之利載興易貨之弊自革弊革則務本者致力利興則趨末者迴心游手於道途市肆者可易業於西成託跡於軍籍釋流者可反躬於東作欲其游(集作浮)惰其可得乎加以陛下念稼穡之艱難則薄斂而人足食矣念紡績之勤苦則省用而人豐財矣念異貨之敗度則寡欲而人著誠矣念奇器之蕩心則正

德而人歸厚矣其興利除害也如彼又脩已化人也如此是必應之如谷響（集作響谷）順之如風行斯所謂下令於流水之源繫人於苞桑之本者矣欲其游（集作浮）惰其可得乎謹對

平百貨之價（陳斂散之法請禁銷錢鑄器）

問今田疇不加闢而菽粟之估日輕桑麻不加植而布帛之價日賤是以射時利者賤收而日富勤力穡者輕用而日貧夫然豈殖貨斂散之節失其宜耶將布帛輕

重之權不得其要耶

對

臣聞穀帛者生於農也器用者化於工也財物者通於商也錢刀者權於君也君權其一以節其三三者和鈞非錢不可也夫錢刀重則穀帛輕穀帛輕則農桑困故散錢以斂之則下無棄穀遺帛矣穀帛貴則財物賤財物賤則工商勞故散穀以收之則下無廢財棄物矣斂散得其節輕重便於時則百貨之價自平四人之利咸

遂雖有聖智未有易此而能理也方今關輔之間仍歲

大稔此誠國家散錢斂穀防儉備凶之時也時不可失

伏惟陛下惜之臣又見日者（二字集作今日）人之所以弊者由

錢刀重於穀帛也所以重者由銅利貴於錢刀也何者

夫官家採銅鑄錢成一錢破數錢之費也私家銷錢為

器銷（集作破）一錢成數錢之利也鑄者有程銷者無限雖

則官家遂歲鑄豈能勝私家之日銷哉（集作乎）此所以天

下之錢日減而日重者也今國家行挾銅之律執鑄器

之禁使器無用銅銅既無利則錢不復銷矣此實當今

權節重輕之要也

文苑英華卷四百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五百

宋 李昉等 編

歴運

五運一道　歴數一道

災祥

祥瑞一道　議祥瑞辨祅災一道

興五福銷六極一道　辨水旱之災一道

養動植之物一道

五運 見四百八十二卷題作賢良方正策第二道　吳師道

歷數

問玄龜效祉鼎命昭夏王之祚赤烏呈祥金德總商君之業白魚躍而周道隆丹雀來而秦德霸殷因夏禮損益可知秦盛周衰天人何昧若水滅火起殷周之運匪人若桀暴紂昏廢興之期自我然而龍鬬興於夏日黿祆發於周年災祥兆於前成荒敗形於後政蕩蕩之德何所加焉佇爾揚名為余張目

對　馮萬石

對臣聞天地草昧洪鈞列五運之期雲雷始屯大德分一人之位莫不時來命偶人迪（一作遊）天將白環昭虞后之功玄珪錫夏王之德空桑負鼎遇為牲之君渭水張羅得非熊之相伏惟陛下化光坤載道叶乾行總五氣以發生籠百王而亭育粵若稽古推歷數之存亡感而遂通酌天人之符命明揚側陋典採芻詞開闡大猷旁求雅問則天文幽遠誠匪管窺然人事昭彰敢陳蠡塞

原夫興亡有數符命無差遂啓丹書俄迴白璧君臣道合則遐邇乂安上下情乖則邦家板蕩水火革而天人順暴亂行而桀紂亡百六為霖旱之災七九非湯堯之運歷數斯在惟德動天禍福無門惟人所名故德者五行之義也人者兩儀之心也人心動而悔悋生德義形而陰陽謝必乘金運則殷不及於期果歷木行則周不及於數龍鬬黿祅之發人與事并白魚丹雀之符德將時應一作神契神道設教金土之運匪他人文化成狂聖之來

自我蕩蕩之德何敢不通巽巽之心爰(疑作奚)施不可天也人也坦然克分時乎命乎昭文斯辨臣優柔理道(一作致理)杳同河漢或躍文江懼深氷谷謹對

祥瑞(見四百八十二卷題作賢良方正策第三道)　吴師道

議祥瑞辨祆妖(集作災)　白居易

問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亾必有祆孽斯豈國之興滅繫於天地之災祥歟將物之妖瑞生於時政之昏明歟又天地有常道災祥有常應此必然之理也何則

桑穀之妖反為福於太戊大鳥之慶竟有成集作禍於帝辛豈吉凶或僣在人將休咎不恒其德儆戒之徵安在改悔之效何明又祥必偶聖妖必應昏何則明時不能集有為字無災亂代或聞集有其為二字有瑞報應之道何謬盭作集濫哉

此下四篇並於白居易集準備制科七十五門中摘取其問答皆居易擬作

對

對臣聞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者

孽生而後邪喪非祥出而後國興蓋瑞不虛呈必應聖哲妖不自作必候淫昏則昏聖為災祥集作祥孽之根妖瑞為興亡之兆矣文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生然則道之休明德動乾坤而感之者謂之瑞政之昏亂腥聞上下而應之者謂之妖瑞為福先妖為禍始集作生非將興將廢實先啓焉一作瑞為福始將興必先示然有馬妖為禍始將廢實先啓馬人君德未及於休明政不致於昏亂而天文有異地物不常則為瑞為妖未可知也或者天示儆戒之意以悟

君心俾乎德 君集作脩改悔之誠以答天鑒如此則轉亂為理變災為祥自古有之可得而考也臣聞高宗不聽飛雉雊于鼎宋景有罰熒惑守于心及乎懋懿德以脩身出善言而罪已則升耳之異自殄退舍之慶自臻天人相感可謂明矣速矣且高宗三代之賢主也有一德之遠亦謫見于物宋景列國之常主也有一言之感亦宜應于天則知上之鑒下雖賢王也苟有過而必知下之感上雖常主也苟有誠而必應故王者不懼妖之不

滅而懼過之不悛不懼瑞之不臻而懼誠之不至足明休咎（集作徵）在德吉凶由人矣失君道者祥反為妖悟天鑒者災亦為瑞必然而已矣抑臣又聞王者之大瑞在乎天地泰陰陽和風雨時寒暑節百穀熟萬人安賦斂（集作役）輕服用儉兵甲（集作革）偃刑罰措賢者出不肖者退讚教日被謳歌日興此之謂休徵此之謂嘉瑞也王者之大妖在乎兩儀不泰四氣不和風雨不時水旱不節五穀不稔百穀不藏徭役繁（集作煩）征稅（集作賦）重干戈動

刑獄作君子隱小人見政令日缺怨讟日興此之謂咎徵此之謂妖孽也至若一星一辰之理一雲一露之祥一鳥一獸之妖一草一木之怪或偶生於氣象或偶得於陶鈞信非休咎之徵興亾之兆也何則隱見出處亦不于常明聖之朝不能無小災小沴衰亂之代亦或有小瑞小祥固未足質帝王之疑明天地之意爾王者但外思其政內省其身自謂德之不脩誠之不著雖有區區之瑞不足嘉也自謂政之有不字川文粹能立道之有不字川文粹

能行雖有瑣瑣之妖不足懼也臣竊謂妖瑞（集作祥）廢興之由實在於此故雖辭費不敢不備而書之

興五福銷六極

問周著九疇之書漢述五行之志皆所以精究天人之際窮探政化之源然則五福之祥何從而作六極之沴何感而生將欲辨明可行本末又今人財耗費既貧且憂時沴流行或疾而夭思欲銷六極興（集作致）五福毆一代於富壽納萬人於康寧何所施為得至於此也（五字集作

可致於此

對

對臣聞聖人興五福銷六極者在乎立大中致大和也至哉中和之為德不動而感不勞而化以之守則人以之用則神卷之可以理一身舒之可以濟萬物然則和者生於中也中者生於不偏也不邪也不過也不及也若人君内非中勿思外非中勿動動静進退皆得其中故君得其中則人得其所人得其所則和樂生焉是以

君人之心和則天地之氣和天地之氣和則萬物之生和於是乎三平之氣訢合絪緼積為壽蓄為富舒為康寧敷為攸好德益為考終命其羨者則融為甘露凝為卿慶集作雲垂為德星散為景風流為醴泉宂氣叶乎時七曜順乎軌迨于巢穴羽毛之物皆煦嫗而自蕃草木鱗介之祥皆叢萃而繼出夫然者中和之所致也若人君内非中是思外非中是動動静進退不得其中故君不得其中則人不得其所人不得其所則怨歎興焉是

以君人之心不和則天地之氣不和天地之氣不和則萬物之生不和於是乎三不平之氣交錯堙鬱代為凶短折攻為疾聚為憂損為貧結為惡耗為弱其羨者潛為伏陰淫為愆陽守為彗星發為暴風降為苦雨六氣失其序七曜亂其行迨于禨祥卵胎之生皆夭閼而不遂木石華蟲之怪皆雜糅集作糅雜而畢呈夫然者不中不和之氣所致也則天人交感之際五福六極之來豈不昭昭然哉臣伏見比者兵賦未減人鮮無憂時沴所加

重或有疾德宗皇帝病人之病憂人之憂於是救之以廣利之方恱之以中和之樂將使易憂爲樂變病爲和惠化之恩莫斯甚也然臣竊聞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絶其源伏惟陛下欲紓人之憂先念人憂之所自欲救人之病先思人病之所由知所自以絶之則人憂自弭也知所由而去之則人病自瘳也然後申之以救療之術則人易康寧鼔之以安樂之音則人易和恱斯則必應疾而化速利倍而功兼六極待此而銷五福待

此而作如此是集作可以陶三才繆盭濫集作之氣發為休祥毆一代鄙夭之人臻乎仁壽中和之化氣集作夫何遠哉

辨水旱之災明存救之術

問狂恒雨若僭恒暘若此言政教之道必感於天地又堯之水九年湯之旱七年此言陰陽定數不由於人也若必繫於政則盈虛之數徒言如不由於人則精誠之禱安用二義相戾其誰可從

又問陰陽不測水旱無常欲均歲功於豐凶救人命於凍餒凶歉之歲何方可以足其食災危之日何計可以固其心將備不虞必有其要歷代之術可明徵焉

對

臣聞水旱之災有小有大大者由運小者由人由人者由君上之失道其災可得而移也由運者由陰陽之定數而其災不可得而遷也然則大小本末臣粗知之其小者或兵戈不戢軍旅有强暴者焉或誅罰不中刑獄

有寃濫者焉或小人入用讒佞有得志者焉或君子失位忠良有放棄者焉或男女臣妾有怨曠者焉或鰥寡孤獨有困死者焉或賦斂之法無度焉或土木之功不時焉於是乎憂傷之氣憤怨之誠積以傷和變而為沴古之君人者逢一灾遇集作偶一異則收視反聽察其所由且思乎軍鎮之中無乃有縱暴者耶刑獄之中無乃有寃濫者耶權寵之中無乃有不肖者耶放棄之中無乃有忠賢者耶內外臣妾無乃有幽怨者耶天之窮人

無乃有囷死者耶賦入之法無乃有過厚者耶土木之功無乃有屢興者耶若有一於此則是政令之失而天地之譴也又洪範云曰集作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言不信不乂亦水旱應之然則人君茍能改過塞違率德脩政勵敬天之志虛罪巳之心則雖踰月之霖經時之旱至誠所感不能為灾何則古人或牧一州或宰一縣有暴身致雨者有救火返風者有飛蝗去境者郡邑之長猶能感通況王者為萬乘之尊居兆人之上悔過可以動

天地遷善可以感神明天地神明尚且不違而况於水旱風雨蟲蝗者乎此臣所謂由人可移之災也其大者則唐堯九年集作載之水殷湯七年之旱是也夫以堯之大聖湯之至人於時德儉人和刑清兵偃上無狂僭之政下無怨嗟之聲而卒有浩浩滔天之災炎炎爛石之沴非君上之失道也集無也字蓋陰陽之定數也集作矣此臣所謂由運不可遷之災也然則聖人不能遷災能禦災也不能違時能轉集作輔時也將在乎廩積有常仁惠有

素備之以儲蓄雖凶荒而人無菜色固之以恩信雖患苦而人無離心儲蓄者聚於豐年散於歉歲恩信者行於安日用於危時夫如是則雖陰陽之數不可遷而水旱之災不能害故曰人強勝天蓋謂是也(集作矣)斯亦圖之在早備之在先所謂思危於安防勞於逸若患至而方備災成而後圖則雖聖人不能救矣抑臣又聞古者聖王在上而下無凍餒者何哉非家至而日見衣之而食之蓋能均節其衣食之源也夫天之道無常故歲有

豐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縮聖王知其必然於是作錢刀布帛之貨以時交易之以時斂散之所以持豐濟凶用盈補縮則衣食之費穀帛之生調而均之不啻足矣蓋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者可謂不涸之倉不竭之府也故豐稔之歲則貴糴以利農人凶歉之年則賤糶以活餓殍若水旱作沴則資為九年之蓄若兵甲或動則餽為三軍之糧上以均天時之豐凶下以權地利財集作之盈縮則雖九年之水

七年之旱不能害其人危其國矣至若祈禱之術凶荒之政歷代之法臣粗聞之則有雩天地以牲牢禜山川以圭璧祈土龍於玄武舞羣巫於靈壇徙市修城貶食撤樂綏刑省禮務穡勸分殺哀多昏弛力舍禁此皆從人之望隨時之宜見勤集作恤下之心表恭天之罰但可以濟小災小弊未足以救大困集作危大荒必欲保邦邑於危安人心之集作於困則在乎儲蓄充其腹恩信結其心而已蓋羲農唐虞禹湯文武皆由此道集作塗而王也

問養動植之物以豐財用以致麟鳳龜龍

對

臣聞天育物有時地生物財集作有限而人之欲無極以有時有限奉無極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間則物必暴殄而財乏用矣先王惡其及此故川澤有禁山野有官養之以時取之以道是以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草木未落不加斤斧漁不竭澤畋不合圍至於麛卵蚳蝝五穀

百草(集作果)不中殺者皆有常禁夫然則禽獸魚鼈不可勝食矣財貨器物(集作用)不可勝用矣臣又觀之豈直若此而已哉蓋古之聖王使信及豚魚仁及草木鳥獸不狘胎卵可窺麟鳳効靈龜龍為畜者亦由此塗而致也

文苑英華卷五百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五百一至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馮堪

文苑英華卷五百一

宋 李昉等 編

泉貨

議運漕一道　不奪人利一道

鹽法之弊一道　議罷漕運可否一道

均財禁兼一道　議井田阡陌一道

邊塞

議邊塞事一道　御狄一道

守險一道　備邊一道

議兵一道　選將帥一道

議漕運

問昔在隋季廒庾空虛爰逮皇家京坻彌望既乘前獘年蓄未登自東徂西依常運漕令送納之所物賤本州欲齋直買輸利益兼倍

對　衛弘敏

對什一而稅布政之通規九稔為儲經國之成務倉廩

實而知禮吏吾之論有徵金湯守而惟粟墨翟之言無
易昔隋季凋殘廄庾並竭洎皇朝纘籙黎獻咸熈並孝
弟力田信可封於比屋家給人足實委餘而栖畝於是
上直常平將備水旱下斂薄賦以蓄京坻故遠近諸州
隨方輸轉陸輦車而接軫川漕引而連檣但六合時雍
菽粟流而衍五錢標價水火埒其饒若政利從機惠美
無費以送納之所物賤本州欲令齋直買輸不勞而益
如愚管見切未為宜何者任土稅田定差於不刋之籍

配租納稅設條於惟行之令豈可取越公途苟從私益

革送納之通式開買輸之權利者歟謹對

不奪人利 議鹽鐵與榷酤誠厚斂及雜税　白居易

問鹽鐵之謀榷酤之法山海之利關市之徵皆可以佐

助征徭又慮其侵削黎庶舍之則乏用於軍國取之則

奪利於生人取舍之間孰為可者

此下五篇並於白居易集備制科七十五門中摘取其問答皆白居易擬作

對

臣聞君之所以為國者人也人之所以為命者衣食也衣食之所從出者農桑也若不本於農桑而興利者雖聖人不能也苟有能者非利也其害也何者既不自地出又非從天來必是强取於人曲成其利利則日引而月長人則日削而月朘至使人心窮王澤竭故臣但見其害不見其利也所以王者不殖貨利不言有無耗羨之財不入於府庫析毫之計不行於朝廷者慮其利穴開而罪梯構然則聖人非不好利也利在於利萬人非

不好富也富在於富天下節欲於中人斯利矣省用於外人自富也故唐堯夏禹漢文之代雖薄農桑之稅除闗市之征棄山海之饒散鹽鐵之利亦國足用而人富安矣何則欲節而用省也秦皇漢武隋煬之時雖収大半之賦征逆折之租建榷酤之法出舟車之筭亦國乏用而人麋獘矣何則欲不節而用不省也葢所謂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巵夫利通散集作於下則人逸而富利壅於上則人勞而貧故下勞則上無以自安

人富則君孰與不足記曰人以君為心君以人為體詩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由此而言未有體勞而心逸者也未有子富而父貧者也臣又聞之地之生財多少有限人之食利衆寡有常若盈於上則耗於下利於彼則害於此而王者四海一家兆人一統國無異政家無異風若奪其利則害生害不加於人欲何加乎若除其害則利生利不歸於人欲何歸乎故奪之也若皮盡於毛下本或不存與之也同囊漏於貯中利將焉往與奪利

害斯可知焉是以善為國者不求非農桑之產不重非衣食之貨不用計數之利不蓄聚斂之臣聞榷筦之謀則思侵削于下見羨餘之利則念誅求於人然後德澤流而詠歌作矣故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强利出三孔者弱此明君立國子人者貴本業而賤末利也

問議鹽法之弊 論鹽商之幸

對

對臣伏以國鹽之法久矣鹽之利厚矣益法久則弊起

弊起則法隳法隳則利厚利厚則奸生奸生則利薄臣以為隳薄之由由乎院場太多吏職太衆故也何者今之主者歲考其課利之多少而殿最焉賞罰焉院場既多則各慮其商旅之不来也故羨其鹽而多與焉吏職既衆則各懼其課利之不優也故慢其貨而茍得焉鹽羨則幸生而無厭之商趨矣貨慢則濫作而無用之物入矣所以鹽愈貴而官愈耗貨愈虚而商愈饒法雖行而奸緣課雖存而利失矣若今減其吏職省其院場審

貨帛之精麤謹鹽量之出入使月有常利歲有常程自然鹽不誘商則出無羨鹽矣吏不爭課則入無濫課矣鹽不羨出貨不濫入則法自彰而利復興矣利害之効豈不然乎臣又見自關以東農夫貿易其貨產入為鹽商率皆多藏私財別營裨販少出官利惟求隸名居無征徭行無榷稅身則庇於鹽籍利盡入於私家此作室集乃下有耗於農商上無益於筦榷明矣蓋山海之饒鹽鐵之利利歸於人政之上也利歸於國政之次也若上

既不歸於人次又不歸於國使倖人奸黨得以自資此乃政之疵國之蠹也今若剗革弊法沙汰奸商使下無僥倖之人上得析毫之計斯又去弊興利之一端也唯陛下詳之

議罷漕運可否

問秦居上腴利號近蜀然都畿所理征賦不充故歲漕山東穀四百萬斛用給京師其間水旱不時賑貧貸乏今議者罷運穀而收脚價和糴粟而折稅錢但未知利

於彼乎害於此乎

對

對臣聞議者將欲罷漕運於江淮請和糴於關輔以省其費以便於人臣愚以為救一時之弊則可也若以為長久之法則不知其可也何者方今自淮以南逾年旱歎自雒而西仍歲豐稔彼人困於艱食此穀賤於傷農困則難於徵集作發 租賤則易於乞糴斯則不便於彼而無害於此臣所謂救一時之弊則可也若舉而為法修

以為常臣雖至愚知其不可何者夫都畿者四方之所湊也萬人之所會也六軍之所聚也雖野稱近蜀利（集作）之饒猶未能足其用雖田有上腴之利猶不能充其用況可日削其榖月朘其粮食乎故國家歲漕東南貴（集作）之粟以給焉時發中都之廪以賑焉所以贍關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制也然則用舍利害可明徵矣夫齎斂糴之資省漕運之費非無利也蓋利小而害大矣故久而不勝其害輓江淮之租贍關輔之食非

無害也盖害小而利大矣故久而不勝其利大凡事之大害者不能無小利者也事之大利者不能無小害也盖恤小害則大害不去愛小利則大利不成也古之明王所以能興利除害者非他棄小而取大耳今若恤汎舟之役忘移穀之用是知小計而不知大會也此臣所以謂若以為長久之計則不知其可也

立制度　節財用均貧富止盜賊起廉讓

問天地之利有限也人之欲無窮也以有限奉無窮則

必地財耗於僭奢人力屈於嗜慾故不足者為姦為盜有餘者為驕為淫今欲使食力相充財欲相稱貴賤別而禮讓作貧富均而廉耻行作為何方可至於此

對

對臣聞天有時地有利人有欲能以三者與天下共者仁也聖也仁聖之本在乎制度而已夫制度者先王之所以下均地財中立人極上法天道者也且天之生萬物也長之以風雨成之以寒燠聖人之牧萬人也活之

以衣食濟之以器用若風雨淫寒燠甚則反傷乎物之生焉若衣食奢器用費則反傷乎人之生焉故天作四時八節所以時寒燠節風雨不使之過差為沴也聖人制五等十倫所以倫一作制衣食等器用不使之踰越為害也此所謂法天而立極者也然則地之生財者有常力人之用財者有常數若羨於上則耗於下也有餘於此則不足於彼也是以地力人財皆待制度而均也尊卑貴賤皆待制度而別也大凡爵禄之外其田宅棟宇

車馬僕御器服飲食之制暨乎賔姻祠葬之度自上而下皆有數焉若不節之以數用之以一作有倫則必地力屈於僭奢人財消於嗜慾而貧困凍餒奸邪盜賊盡生於此矣聖王知其然故天下奢則示之以儉天下儉則示之以禮俾乎貧賤區别貧富適宜上下無羨耗之差財力無消屈之弊而富安温飽廉耻禮讓盡生於此矣然則制度者出於君而加於臣行於人而化於天下也是以君人者莫不唯慾是防唯度是守守之不固則外

物攻之故居處不守其度則峻宇崇臺攻之飲食不守其度則殊滋異味攻之衣服不守其度則竒文詭製攻之視聽不守其度則奸聲豔色攻之喜怒不守其度則僭賞淫刑攻之翫好不守其度則妨行之貨蕩心之器攻之獻納不守其度則讒謟之言聚斂之計攻之道術不守其度則不死之方無生之法攻之夫然則安得不內固其守甚於城池焉外防其攻甚於寇賊焉將在乎寢食起居必思其度思而不已則其下化之詩曰儀刑

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集作矣

議井田阡陌息游惰止兼并實版圖

自三代之牧人也立井田之制别都鄙之名其為名制可得而知乎其為功利可得而聞乎

又問自秦壞井田漢修阡陌兼并大啟游惰實繁雖歷代因循誠恐弊深而害甚如一朝改作或慮失業而擾人既靡之甚難又復之非便斟酌其道何者得中

對

對臣聞王者之貴生於人焉王者之富生於地焉故不知地之數則生業無從而定財征無從而平也不知人之數則夫力無從而計軍役無從而均也不均不平則地雖廣人雖多徒有貴之名而無富之實是以先王度土田之廣狹畫為夫井量人户之衆寡分為邑居使地利足以食人人力足以闢土邑居足以處衆人力一作衆心足以安家野無餘田以啟專利邑無餘室以容遊人逃刑避役者往無所之棄業遷居者來無所處於是生業

相固食力相濟其出財征也不待征書而已平矣其起軍役也不待料人而已均矣然後天子可以稱萬乘之貴四海之富也洎三代之後厥制崩壞故井田廢則游惰之路啟阡陌作則兼并之門開至使貧弱者無容足立錐之居富强者專籠山絡野之利故自秦漢迄於聖朝因循未遷積習成弊然臣以為井田者廢之已久復之稍難未可盡行且宜漸制何以言之昔商鞅開秦之利也蕩然廢之故千載之間豪奪者得其計王莽

集作苦

革漢之弊也卒然復之故一時之間農商者失其業斯則不可久廢不可速成之明驗也故臣請斟酌時宜參詳古制大抵人稀土曠者且循集作按其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以井田使都鄙漸有名夫家漸有數夫然則丘田井邑一作井邑丘田之地衆寡相維比閭族黨之居有亡相保相維則兼并者何所取相保則游惰者何所容如此則庶乎人無浮心地無遺力財產豐足賦役平均市利歸於農生業著於土集作地者矣

議邊塞事

問東鄰入塞北海為墟朝廷徇修復之功邊境乏折衝之寄遼水東西城池不復九山左右職貢猶迷其使三聖遺黎九州故地飄然零落可不痛哉今欲示以威惠申誘約束選衆之舉未睹于今出群之畧何必是古指明其要無太簡焉

對　　　　馮萬石

對古之王者仁覆萬類不以中外為隔而以兼濟為心

固能出門同人遠近感應含生受氣靡不從助焉蠢彼小腆阻分遼漢挺而走險代搆其患昔我大唐之創業也東舉日域北暨幽陵不毛之類僉率貢職頃邊吏不謹懲我王度夷戎怙亂遂荒塞垣致乃虔劉朔遼騷驚河冀天地悔禍人亦有心懷我舊章自相魚肉遊魂待命為日久矣光天纂曜景號昭升萬靈與能兩儀交際蠢彼遐荒何獨匪人但未諭堯心自疑其譴累息跼蹐猶昧占風且舜自側微舞干而有苗即叙湯亦小侯寨

羅而異方懷柔今若一選王人以備行李諭茲天造慰彼遺黎則無程驟步不日而至北極東障無限於幽荒東絶扶桑盡同於封内何止兵不血刃野無勞師復遼水之城池循丸山之琛賷而已若乃選衆舉能之術五材三畧之竒亦鏘鏘廟堂濟濟朝序人誰不職一作知儀臣在君何待庸言而後行是羲皇之代戰爭不興文景之時韓彭勿用雖欲自效亦無所施謹對

禦戎狄 徵歷代之策陳當今之宜

白居易

問戎狄之患久矣備禦之畧多矣故王恢呈征討之謀賈生立表餌之術婁敬興和親之計晁錯建農戰之策然則古今異道利害殊宜將欲採之孰為可者
又問今國家北虜款誠南夷請命所未化者其唯西戎乎討之則疲困師徒舍之則侵軼邊鄙許和親則啟貪而厚費要則作約盟誓則飾詐而不誠令欲遏彼虔劉化其桀驁來遠人於朔漠復舊土於河湟上策遠謀備陳本末

此下五篇並於白居易集備制科七十五門中摘取其問答皆居易擬作

對

對臣聞殊域一氣所生不可翦而滅也五方異族不可臣而畜也故為侵患之暴久矣而備禦之畧亦多矣考其要者大較有四焉若乃選將練兵長驅深入之謀自王恢始建以三表誘以五餌之術自賈誼始厚以賂遺結以和親之計自婁敬始徙人實邊勸農教戰之策自晁錯始然則由王恢之謀則殫財耗力疲竭生人禍結

兵連功不償費故漢武悔焉而下哀痛之詔也用賈誼之術則羌胡耳目心腹雖誘而荒矣而華夏之財力風教亦隨而弊矣故漢文知其不可而不行也用婁敬之計則啟寵納侮厚費偷安雖侵掠之患漸集作暫寧而和好之約屢背故漢氏四代為匈奴所欺也用鼂錯之策則邊人有安土之惠未免攻戰之勞匈奴無得志之虞亦絶歸心之望故漢文病之有廣武漢匈奴賛文帝聚天下精兵於廣武集作式非之役也是以討之以兵兵不若誘之以餌誘之以餌

不若和之以親和之以親不若備之有素斯皆前代已驗之事可覆而覩也以今參古棄短取長亦可擇而用焉然臣終以為近筭淺圖非帝王久遠安邊之上策也何者臣覩前代若政成德盛國富人安則雖六月有北伐之師不足憂也若政缺國貧德衰人困則雖一時無南牧之馬不足慶也何則國富則師壯師壯則令嚴人安則心固心固則思理如此久久（一作矣）則天子之守不獨在於諸侯將在於四夷（一作夷狄）矣則暫雖有事何足憂

馬若國貧則師弱師弱則人困人困則心離心離則思亂如此久久（一作矣）則天子之憂不獨在於邊陲或在於蕭墻矣則暫雖無事何足慶焉蓋古之王者憂在本而不在末憂在此而不在彼也今國家柔中懷外說近来遠北虜嚮風南蠻賓貢所未化者其為（一作余）幾何伏願陛下畜之如呧庻視之如蜂蠆不以士馬强而財力盛恃之而務戰爭不以亭障靜而烟塵銷輕之而去守備但且防其侵軼遏其虔劉去而勿追来而勿縱而已然

後畧四子之小術弘三王之大猷以政成德盛為圖以人安師壯為計故德盛而化則服服則懷柔師壯而動則威威必震讋夫然後可以不糜財用不頓師徒不盟誓而外成不和親而內附如此則四海之內五年之間要荒未服之戎必匍匐而至河隴已侵之地庶從容以歸上策遠謀不出於此矣

議守險 德與險兼用

問易曰王公 一作侯 設險以守其國記曰在德不在險然

用之則乖在德之訓棄之則違守國之誡二議相反其指何從

又問以山河為寶者萬夫不能當也以道德為藩者四夷為之守也何則苗恃洞庭負險而亡漢都天府用險而昌其故何也今欲鑒昌亡審用舍復何如哉

對

對臣聞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秦得百二以吞天下齊得十二而覇諸侯葢恃險之論與於此矣史記曰

在德不在險傳曰九州之險是不一姓蓋棄險之議生於此矣臣以為險之為用用舍有時恃既失之棄亦未為得也何者夫險之為利大矣為害亦大矣故天地閉否守之則為利天地交泰用之則為害蓋天地有常險而聖人無常用也然則以道德為藩以仁義為屏以忠信為甲冑以禮樂為干櫓者教之險政之守也以城池為固以金革為備以山河為襟帶以丘陵為咽喉者地之險人之守也王者之興也必兼而用之昔漢高帝除

害興利以安天下自謂德不及於周而賢於秦故去洛之易即秦之險建都創業垂四百年是能兼而用之也桀紂三苗之徒負大河憑太行保洞庭而不修德政坐取覆滅者是專恃其險也莒子恃其僻陋不修城郭喪其三都者是怠棄其險也由斯觀之山河之阻溝墉之固可用而不可恃也智以險昌愚以險亡昌亡之間惟陛下鑒之 集有能字

問備邊 併置帥將

對

對臣伏見方今備邊之計未得其宜何則京西之兵其數頗衆城堡甚備器械甚精以之遏侵掠禁奪攘則可矣夷戎大至長驅而来臣恐將卒雖多無能抗者今所以軫陛下慮者豈非此乎其所以然者盖由鎮壘太多主將太衆故也夫鎮多則兵散兵散則威不相合而力不相濟矣將衆則心異心異則勝不相讓而敗不相救矣卒然有事誰肯當之今若合之為五將總之以一師將合則戮力師一則同心仍使均握

其兵分守其界明察其罪必行賞罰然後據便宜一作利便之地扼要害之衝以逸待勞以寡制衆則雖黠虜無能為也臣又以為自古及今有不能守塞之兵而無不可守之塞有不能備戎之將而無不可備之戎故曰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其宜也五尺之關能制其開闔得其要也伏惟陛下握戎之要操塞之關則西陲之憂可少息矣

議兵用舍逆順興亡

問傳曰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又曰先王耀德不觀兵

二者古之明訓也然則君天下者廢而不用且涉去兵之罪資以定功又乖耀德之美去就之理何者得中

又問兵不妄動師必有名議之者頗辯否臧用之者多迷本末故有戎而業成王霸一戰而禍及危亡興滅之數何由逆順之要安在

對

對臣聞天下雖興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祭公曰先王耀德不觀兵老子曰兵

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斯則不好之明訓也傳曰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又周定天下偃武修文猶立司馬之官六軍之衆以時教戰斯又不忘之明訓也然則君天下者不可去兵也不可黷武也在乎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逆順之要大畧有三而兵之名隨焉夫興利除害應天順人不為名師義然後動謂之義兵相時覻釁取亂侮亡不為禍先敵至而應謂之應兵恃力宣驕作威逞欲輕人性命貪人田土謂之貪兵兵貪者亡

兵應者强兵義者王王者之兵無敵於天下也故有征無戰馬强者之兵先弱敵而後戰也故百戰百勝焉亡者之兵先自敗而後戰也故勝與不勝同歸於亡焉歷代君臣惑於本末聞王者之無敵則思耀武是獲一兎而欲守株也見亡者之自敗則弭兵是困一噎而欲去食也曾不知無敵者根於義自敗者本於貪而欲歸咎於兵責功於武不其惑歟興廢之由逆順之要昭然可見惟陛下擇之

問選將帥之方

對

對臣聞君明則將賢將賢則兵勝故有不能理兵之將而無不可勝之兵有不能選將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將是以君功見於選將將功見於理兵者也然選將之術在乎因人之耳聽之因人之目視之因人之好惡而取之舍之故明王之選將帥也訪於衆詢於人若十人愛之十人之將也百人愛之百人之將也千人悅之必千

人之將也萬人伏之必萬人之將也臣以為賢愚之際優劣之間以此而求十得八九矣

文苑英華卷五百一